

下學堂劄記

# 小序

余佔畢之餘偶有所測輒筆之於楮以備參證題曰下學堂劄記昉自戊戌迄於甲子廿餘年間積有若干卷藏諸敝笥未敢以問世也今年夏友人取余舊時所著閑道錄重訂授梓

以公同好余乃就向所劄記中摘其  
與是錄更相發明者得三百三十有  
三條遂釐爲三卷並付剞劂自餘仍  
束之梁間而已昔河東薛氏倣橫渠  
正蒙之義著正續讀書錄十餘萬言  
若曰以防心開而還塞也後餘干之

居業與泰和之困知實皆有爲而作  
微言大義吾道誠重有賴焉余不敏  
亦猥附於三先生論著之遺意第淺  
衷膚見率筆濫書於斯道全未能有  
當尚冀海內君子明以教之庶幾可  
愜就正之鄙願而區區狂僭之咎亦

或少追其萬一云

康熙乙丑日躔鶉火之次潯川熊賜履謹題於石城精舍

下學堂創記目錄

一卷

八十則

二卷

一百一十七則

三卷

一百三十六則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

孝昌熊賜履著

一物各一父母、父母一小天地也、萬物共一天地、天地一大父母也、分而言之、一物各一胞與、合而言之、萬物總一胞與、仁者事天如事親、以萬物爲一體、道理合當如是。

敬親卽是畏天、愛親卽是樂天。

順天者存、孝子也、逆天者亡、賊子也。

道大我亦大、我大物亦大。

顏子曰卓爾孟子曰躍如程子曰活潑潑地  
我固有之我自得之

六十四卦也說不盡乾坤二卦也不消得

幽厲桀紂自亡爾豈能亡道中韓佛老自賊爾豈能  
賊道

非顏有跡無非堯增桀減箇箇圓滿人人充足但一  
去一存遂一霄一壤矣

若此是彼非甲有乙無是二本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箇陰陽消長之理以先天圓圖言



之自復至乾陽之進、陰之退、自姤至坤陰之進、陽之退、然陰陽之進退、皆有其漸、莫不始緩終速、始少終多、如陽始復之初九、十六變而爲二陽臨、又八變而爲三陽泰、又三變而爲四陽大壯、又一變而爲五陽夬、而極而爲乾、此陽之進也、陽之進、卽是陰之退、陰始於姤之初二、十六變而爲二陰遯、又八變而爲三陰否、又三變而爲四陰觀、又一變而爲五陰剝、而極而爲坤、此陰之進也、陰之進、卽是陽之退、陽之進數、卽陰之退數、陰之進數、卽陽

之退數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一定之勢必然之理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姤至升二十陰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訟至師二十八陰臨至履二十八陽遯至謙二十八陰泰至乾三十六陽否至坤三十六陰進之數也復至無妄二十八陰姤至升二十八陽明夷至同人二十陰訟至師二十陽臨至履二十陰遯至謙二十陽泰至乾十二陰否至坤十二陽退之數也此進之緩卽彼退之緩此進之速卽彼退之速此進數之少之多卽彼退數之少

之多無有二也。然自復至乾爲陽之長，自垢至坤爲陽之消，自姤至坤爲陰之長，自復至乾爲陰之消。一消一長，有大界限。萬物共一陰陽也，而一消一長之中，又各有界限。消而長，長而消，爲消爲長之不一。一物各一陰陽也，以言乎長陽自復始，陰自姤始，一長而三，三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四，四長而極。乾坤是也。長極而消，得姤復焉，以

言乎消陽自姤始陰自復始五消而三三長而四  
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三三消而  
一一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二二消而盡坤乾  
是也消極而長得復姤焉一消一長一長一消長  
中有長長中有消消中有消消中有長自然而然  
不待安排布置者也合而言之自復至乾百一十  
二陽陽中陽也八十陰陽中陰也自姤至坤百一  
十二陰陰中陰也八十陽陰中陽也百九十二陽  
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

二陰總一太極推而至於百千萬億之陽總一陽百千萬億之陰總一陰百千萬億之陽之陰總一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陰陽易也所以陰陽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天地之數莫不始於一而中於五五者生數之盡變數之極也一二三四五五行之生數六七八九十五行之成數未有五五在一二三四之中一合四爲五二合三亦五也既有五五又在六七八九之內一二得五爲六七三四得五爲八九也前乎五

者至五止。後乎五者，又從五起。一二三四二老二少之位。六七八九二老二少之數。二其五爲十。卽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也。三其五爲十五。卽六與九合。七與八合也。故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而表裏經緯縱橫曲直其數無不昭合也。河圖洛書其位其數似不同而實無異。河圖一連九二連八三連七四連六洛書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合之皆得十。河圖左七與八右九與六又左一三五右二四爲九與六中五與十洛書縱之二七

六爲九與六一五九爲九與六四三八爲七與八  
橫之二四九爲九與六三五七爲七與八六一八  
爲七與八合之皆得十五者二五之數一二三  
四與六七八九合而五在其中十五者三五之數  
七與八合九與六合而一二三四在其中河圖天  
數五地數五洛書奇數五偶數五天數卽奇數一  
三五七九是也積而爲二十五地數卽偶數二四  
六八十是也積而爲三十五者五五之數三十  
者六五之數合之爲五十有五要之不離乎五

也是以五之爲數也。於德爲信。於行爲土。於位居  
乎中。於時旺於季。舉參天兩地。經天緯地。皆不能  
外於其數。積其實。衍其子。爲數無窮。而無非是也。  
故河圖有五。有十。而無非五。洛書有五。無十。而無  
非十。河圖虛五。虛十。洛書虛五。其外皆四。十四。  
者。又八五之數。河圖虛十。卽洛書之數。虛五。卽大  
衍之數。洛書五。自合五。而得十。卽大衍之數。積五  
與十。而得十五。卽河圖之數。大約一二三四與六  
七八九合。皆得十之數。七與八。九與六。合皆得十。



五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以五積五以十積十  
皆得大衍之數也。理無二數有二耶。且河圖一六  
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合而爲奇。體中之用。洛書  
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對而成偶。用中之體。二五  
爲十。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位。卽各得二老二少  
本身之數。三五爲十五。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數。  
仍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二老二少四象也。卽  
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含九  
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而四實四虛之位。四正

四隅之數卽在其中。此八卦之所由出也。是故以四積之。四八三十二。少陰之策。四七二十八。少陽之策。合之得六十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四九三十六。老陽之策。合之亦得六十。至於律呂干支之類。其相乘之數。無不與策數相合。豈非圖書爲數之祖。而易與範之所從出者耶。其上下左右前後。順逆。參相生尅。遞爲消長。互藏其宅。各得其配。參伍縱橫。錯綜變化。無往而不得其妙也。學者詳之。程伯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程子之言是何等樣平實、今之解無聲無臭者、極其張皇、極其閃爍、必  
要引向虛空、玄妙窟子裏去、何耶。

一定而無定、無定而一定、故曰常道、常道卽至道也。隨在隨時可識仁體。程子觀鷄雛。張子聽驢鳴。皆此意也。

太極圖是箇誠字、西銘是箇仁字、其實一也。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天地間道理本來如是、先

天圖太極圖西銘皇極經世皆分明畫出這體段  
來證之聖賢經傳無有不合知道者自能嘿而通  
之也。

這已然便是當然便是所以然仔細看來直是無乎  
不然不得不然。

天卽理也心卽天也違心卽是違理逆理便是逆天  
心一而已根於性命發於義理道心爲主人心退聽  
則形爲心役感於物欲生於形氣人心爲主道心  
退聽則心爲形役心得其心而形役於心心失其

心○而○心○役○於○形○

人得二五之氣以有此形、卽得二五之理以有此性、  
氣與理合而有此虛靈知覺之心、舉參贊位育神  
聖功化之極、皆賴這物事做出、今欲使形如槁木、  
心若死灰、而後爲見道、是天之所畀於我、我之所  
受於天者、悉皆土塊木石、贅麗無用之廢物、何以  
謂之萬物之靈乎、  
性卽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率而由之、之謂道、三綱五  
常是也、

所謂道心卽真心也。真性真情是也。所謂真心卽本心也。本性本情是也。性本無不善。情本無不善。故心本無不善。是曰本心。是曰真心。是曰道心。若有不善。必非本性。必非本情。則不可謂之本心。必非真性。必非真情。則不可謂之真心。世人不識心。卽不識性。因不識情。亦惟不識情。因不識性。卽不識心。心也。性也。情也。豈有二耶。

伊川曰：性卽理也。千古之論性者。蔑以加矣。明道曰：情者。性之動也。千古之論情者。蔑以加矣。橫渠曰：

心○統○性○情○者○也○千○古○之○論○心○者○蔑○以○加○矣○朱○子○學○問○之○根○源○在○此○

有○本○然○之○性○卽○有○本○然○之○情○有○氣○質○之○性○卽○有○氣○質○之○情○本○然○之○性○無○不○善○本○然○之○情○亦○無○不○善○氣○質○之○性○有○善○不○善○氣○質○之○情○亦○有○善○不○善○無○不○善○理○也○有○善○不○善○氣○也○不○可○因○氣○質○之○情○有○善○不○善○遂○以○爲○本○然○之○情○有○善○不○善○竝○疑○本○然○之○性○亦○有○善○不○善○此○張○程○氣○質○之○說○大○有○功○於○孟○子○性○善○之○旨○而○荀○楊○諸○子○之○紛○紛○爲○不○攻○而○自○熄○也○與○

下學堂訓詁卷之一  
上下四方是箇善字。古往今來是箇善字。善只是一  
箇天理。本來焉得有不善。若有些須不善。便夾雜  
了本體。便不是完完全全底。太極聖人中和位育  
只要圓滿這天地。古今本來底分量。纔是明善誠  
身。纔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伯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  
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  
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分  
明說性中只有善而無惡。其爲惡者。乃氣稟爲之。



而非本然之性也。後人不細味語意，曲爲之解，以附會無善無惡之邪說，亦獨何哉。

善是本然之性，固性也。惡雖非本然之性，亦是氣質之性，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此言，當如是解。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爾然則爲無善無惡之說者，亦可不必借口矣。

程伯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

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程叔

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人雖爲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旣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

並行也哉。又曰：性卽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顛撲不破。性卽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二程發揮孟子性善之旨，朱子發揮二程之言，以發揮孟子性善之旨，可謂至矣。盡矣。數百年而後，猶有持無善無惡之說，以惑世反詆前賢爲非是者，豈不大可笑哉。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過潁在山，非水之本性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清。污濁滓泥，非水之本性。

也。水雖上而其下者未嘗不存。引之而就下復其  
元初本下者而已。水雖濁而其清者未嘗不在。澄  
之而使清復其元初本清者而已。不可聽其上聽  
其濁失却本來之下本來之清亦不可因其或不  
下或不清遂疑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竝疑後  
來有下有上有清有濁而本來無上無下無清無  
濁也。只要知道本來有下無上有清無濁後來有  
上有下有濁有清後來之下之清卽本來之下之  
清後來之上之濁非本來之上之濁蓋本來無有

不下無有不清後來亦無有不下無有不清而或變而爲上流而爲濁究之上者無不可引而之下濁者無不可澄而爲清其下其清率其本來之下之清也其引而之下澄而爲清還其本來之下之清也以此知本來之無不下無不清後來之或變而上或流而濁之終亦歸於無不下無不清也爲俗學之說者謂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清後來可下可上可清可濁下得其本性上亦不失其本性清得其本性濁亦不失其本性俗學不知本來之

無上無濁而失之雜所謂有所不有是也爲異學  
之說者謂本來無上亦無下無濁亦無清後來可  
下亦可上可清亦可濁下無與於本性上亦何礙  
於本性清無與於本性濁亦何礙於本性異學不  
知本來之有下有清而失之空所謂無所不無是  
也吾儒謂本來有下無上有清無濁後來有下而  
或變爲上有清而或流爲濁下者自下清者自清  
適如其本來之下之清變爲上者引而就下流爲  
濁者澄之使清適還其本來之下之清去其後來

之上之濁而已。知水性則知人性矣。

俗學曰：本來有善有惡。後來有善有惡。異學曰：後來有善有惡。本來無善無惡。聖學曰：本來有善無惡。後來有善有惡。而究歸於有善無惡。俗學雜聖學。純異學。空聖學。實惟純故實惟實故。純惟雜則空。惟空則雜。一是都是一差都差矣。

放去便是人心。收來便是道心。人心便自不收。道心便自不放。

朱子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的。卽是裏面。



本來有的。觀此語。朱子之視心與理。一耶二耶。又何疑於格物二字之義也。

韓子曰。所以爲性者五。此語却的當。

韓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秦漢而後。無人能見到此。

孟子曰。必有事焉。事字要人識認。若聖人不可學而至性善二字說不去了。

人皆可以爲堯舜。乃是真實底道理。非姑爲是說。以示勸誘也。

戰戰兢兢便是坦坦蕩蕩。

學者自有極簡要極切實工夫。如起一念則辨其爲公爲私處。一事則辨其爲是爲非。公則存之。私則遏之。是則行之。非則去之。省察體勘極其分明。極其果斷。不容有一毫含糊混淆。一毫游移假借。久之天理純熟。人欲淨盡。則念念皆公。事事都是矣。然念念公。保無有一念之或出於私。事事是。保無有一事之或隣於非。若一念差。將念念皆差矣。一事苟將。事事皆苟矣。此省察克治之功。雖大聖大

賢亦終身從事焉而不敢須臾間斷也

公○私○是○非○明○明○白○白○何○處○容○得○回○互○容○得○遷○就○

須○知○人○心○只○有○箇○公○私○天○下○只○有○箇○是○非○公○是○天○理○

私○是○人○欲○是○是○天○理○非○是○人○欲○聖○賢○千○言○萬○語○教○

人○做○工○夫○只○要○分○別○一○箇○公○私○是○非○出○來○公○便○知○

爲○公○私○便○知○爲○私○是○便○知○爲○是○非○便○知○爲○非○公○便○

存○私○便○去○是○便○行○非○便○止○認○得○一○些○不○差○做○得○一○

毫○不○錯○爲○賢○爲○聖○不○過○如○此○此○外○更○有○甚○說○得○

聖○賢○只○是○箇○公○衆○人○只○是○箇○私○聖○賢○只○是○箇○是○衆○人○

只是箇非一念公一念聖賢念念公念念聖賢一事是一事聖賢事事是事事聖賢聖賢不異於人自異於聖賢爾

學者講存養講省察講居敬窮理講致知力行依舊只是解書只是說話自己緊要親切工夫未曾得在這工夫只在日用常行隨時隨在辨別出公私是非的界限公則擴而克之無不至私則遏而絕之無不盡是則毅然行之而不疑非則斷然去之而不顧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賢終身如此便是

終身聖賢雖是常法。却是的傳。雖是庸行。却是奧  
訣。此外無他謬巧。無他神妙。不用多費思量。枉勞  
口舌。只此認定。做去。管取目前有效。驗到頭有結  
果。

能通天下之志。斯能類萬物之情。能盡一己之心。卽  
能立萬物之命。

有孔子之六經。朱子之解經。天地古今之理備矣。顧  
學者真知實踐何如爾。

道理經先聖先賢發揮殆盡。學者只合遵守奉行。不

須更去饒舌也

存心是存此理。養心是養此理。盡心是盡此理。收心  
是收此理。致知是知此理。力行是行此理。察識是  
識此理。擴克是克此理。聖賢千言萬語都不離這  
理字。蓋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只是這理而已。

問孔門只問仁。不問心。何故曰仁者心之全德。問仁  
卽問心也。然則聖門之所謂心者可知矣。

見得不的確。行得不穩帖。行得不穩帖。說得不親切。  
見得後臨時未免假借依舊是不曾見得。

說得好不如做得好

天來大事只在日用常行上誠能戒懼慎獨無有間斷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誠能規矩準繩無有逾越便是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不必慕大貪高譚玄說妙空空落得一席好話沒些子實際于自家身子甚事

學者源頭要認得極真界限要辨得極嚴一毫攙和一毫夾帶一毫假借一毫調停都用不著

問○生○知○可○不○須○工○夫○否○曰○不○然○所○謂○生○知○是○生○來○便○  
知○道○做○這○工○夫○也○若○不○須○工○夫○所○知○的○是○甚○麼○  
世○人○論○學○只○要○人○難○曉○履○只○要○人○易○曉○世○人○論○學○只○  
要○人○難○爲○履○只○要○人○易○爲○易○曉○的○便○是○當○曉○的○易○  
爲○的○便○是○當○爲○的○難○曉○的○便○是○不○當○曉○的○難○爲○的○  
便○是○不○當○爲○的○

問○存○理○遏○欲○是○一○事○否○曰○然○理○存○安○得○有○欲○無○欲○又○  
安○用○遏○誠○能○存○理○卽○遏○欲○二○字○成○剩○語○矣○

存○養○心○性○播○弄○精○魂○修○飾○踐○履○妝○點○格○套○所○差○只○在○



幾微之間而究之遂成霄壤之隔所謂幾微者一念之公私是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萬世學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萬世教條

嘿而識之學而識之兩箇識字是一般嘿而識的就是學而識的學而識的就是嘿而識的所識的只是一箇物事

認得十分真做得十分真說得十分真始得否則到

底影響到底。鶻窺到底。游移算不得真知實踐。察之不精。則必認利爲義。認欲爲理。而措履多失。守之不固。則必倏是倏非。旋得旋失。而識見益昏。此知行二者。斷不可以偏廢也。

問如何方是真志。曰。夫子曰。志於道。又曰。志於仁。又曰。志於學。這便是真志。

曹月川曰。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見人說力行。便說要力行。不知所行者何事。見人說

致○知○便○說○要○致○知○不○知○所○知○者○何○物○若○不○曾○尋○著○  
這○埋○字○恐○只○是○道○聽○途○說○學○人○講○話○而○已○

有○人○謂○學○不○必○講○不○必○辨○又○謂○學○無○可○講○無○可○辨○便○  
知○他○都○不○曾○學○來○故○有○此○說○說○不○必○講○無○可○講○便○  
是○他○不○能○講○說○不○必○辨○無○可○辨○便○是○他○不○能○辨○孔○  
孟○程○朱○何○嘗○一○日○不○講○何○嘗○一○日○不○辨○可○謂○之○不○  
善○學○耶○

古○人○無○時○無○在○不○是○學○如○讀○書○也○是○學○如○說○話○也○是○  
學○今○人○讀○書○不○過○是○讀○書○說○話○不○過○是○說○話○却○不○

算做是學。

檢點日間看一日失容幾次失言幾次便知道自家  
理欲消長分數但得每日自朝至暮口無妄言身  
無慢容卽渾是一團天理矣雖然豈易言哉  
意所便安處須用力克治之此最是初學緊着

問孔門求仁程門主敬微有異乎曰無異仁只是天  
理求仁只是復還天理主敬者復還天理之道也  
天理之在人心本無間斷人能於日用間念念無間  
斷事事無間斷便全然是本來物事了然非聖人

不能

惟念念無間斷。故能事事無間斷。必事事無間斷。纔  
算得念念無間斷。

樂莫樂於無欲。苦莫苦於無理。樂莫樂於循理。苦莫  
苦於縱欲。

順理則易。逆理則難。順理則安。逆理則危。人每爲其  
難者。危者。而不爲其易者。安者。是誠何心哉。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伊川曰。人只有一箇  
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二先生教人存養。

的○是○甚○物○事○今○人○言○存○養○矣○不○知○所○存○養○者○與○二○  
先○生○之○云○同○耶○否○耶○此○處○最○要○體○認○  
只○是○合○肩○閉○眼○塊○然○默○坐○何○以○謂○之○必○有○事○必○有○事○  
者○工○夫○無○間○於○動○靜○語○嘿○也○敬○是○也○

誠○者○物○之○所○以○然○者○也○不○誠○則○喪○已○矣○何○以○動○人○  
纔○學○便○要○做○聖○人○勇○也○纔○學○便○居○然○聖○人○妄○也○  
厭○事○與○喜○事○皆○不○敬○也○

爲○學○莫○要○於○存○心○存○心○必○在○於○窮○理○心○不○存○學○非○其○  
學○理○不○窮○心○非○其○心○有○自○以○爲○存○心○者○矣○而○所○存○

者非其心。妄念而已。不可以謂之存心。有自以爲窮理者矣。而所窮者非其理。邪說而已。不可以謂之窮理。

有人說事無與於心事。雖差無礙於心。吾不信也。入德是敬。成德亦是敬。

曹月川曰。無欲便覺自在。

魏莊渠曰。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惰氣勝則嗜慾滋。此亦近裏著己之言。識曰。嘿修曰。間聖賢做工夫。便是這樣。

謹言慎行全從平日存養心性中來。若待臨時檢點。恐躁妄之氣乘之。將有發不及覺者矣。

一微六合一息千古。無在不然。無時不然。無有欠缺。無有間斷。本體如是。工夫如是。斯八語盡之矣。盡之矣。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終



下學堂劄記卷之二

孝昌熊賜履著

全體渾成。無一毫虧欠。大用流行。無一息間斷者。聖人也。全體立而微有虧欠。大用行而微有間斷者。大賢也。體具而多虧欠。用著而多間斷者。賢者也。若衆人。則無所爲用之發。而並不知所爲體之存矣。

聖賢不棄人人。自棄於聖賢爾。天地不絕物。物自絕於天地爾。

千聖千賢口口聲聲只要人做個好人便了。  
聖賢論學立說不同大都只教人切實去做。  
聖人與天爲一聖不能違天天亦不能違聖。  
聖人不同流亦不矯俗從違取舍惟義所在。  
聖人不役志於物爾非恣志於物也不馳情於世爾。  
非忘情於世也。

聖人天理人倫之至幸而處其常不幸而值其變總  
歸於仁至義盡而已。  
聖人之身天地萬物之身聖人之心天地萬物之心。

若到得聖人分量宇宙間完完全全是個善那惡字著在何處

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要復還這本來的善字

聖人在上天地間都是一團生意

聖如孔子猶下困勉工夫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正在此

若上智可以廢學孔子何以學如不及耶講學二字昉於孔子試看孔子當年講是甚樣講學是甚樣學自無入耳出口之弊矣

顏子一善弗失所以三月不違。

或曰孔子轍環顏子閉戶非也此不知顏子之言也。自古君臣一德師弟一心有堯舜必有禹臯有湯武必有伊周若曰有仲尼以道濟爲心顏氏子可悠悠閒散忘情於斯世斯民而不顧豈理也哉孔子大聖也顏子大賢也志合道同爭差不過毫髮若孔勞而顏逸顏樂而孔憂是道不同志不合矣其何以爲孔顏何以爲孔顏之學哉孔子一生用舍行藏獨許顏子問爲邦卽告以四代之禮樂死

則哭之慟曰天喪予迹其生平孔子平日之所欲  
付托於顏子之身顏子平日之獨能印當乎孔子  
之心者可想而知矣當年周流環轍道路栖栖顏  
子何嘗不在追隨杖履之列陳蔡之厄顏子與焉  
匡人之圍顏子與焉遐考當年蓋未嘗須臾離孔  
子也孔子既不得大行其道顏子之不出而仕又  
何疑焉史稱顏子有王佐才決非無稽之語使孔  
子得爲堯舜顏子卽其禹臯孔子得爲湯武顏子  
卽其伊周不幸而所如不合歸老尼山非顏子志

也勢也由此觀之。疏水曲肱。簞瓢陋巷。非聖賢之樂。必存乎此也。疏水曲肱而樂在其中。簞瓢陋巷而其樂不改。蓋聖賢之境遇雖窮。其樂亦未嘗或替。以此見性分之至真。而大行窮居之無容加損於其間也。至論聖賢用世之心。卽須臾不忘。特不肖貶道徇人。故嘗難進而易退。何嘗一日漠然於天下。與沮溺丈人之硜硜同本而齊末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一則禹稷顏回同稱。一則伊尹顏

子並舉是千古之知顏子者莫如孟周二子矣後之學者見其心齋坐忘又見其簞瓢陋巷遂將顏子做一個杜門枯坐清虛冷淡孤子高閒厭事務棄倫類之人非等之遺世獨立自了漢則擬之閉目合眼禪和子殊失却顏子真面目矣從古無潔身自了之聖賢而謂顏子爲之乎聖門中終身不仕者顏曾冉閔其最也粵稽當日非不仕也不輕仕也不苟仕也知顏子則知諸子矣知諸子則知諸儒矣嗚乎山林隱逸之人蒲團棒喝之子揮塵

談玄攀參說法口口不離顏淵口口不離明道自  
附於大賢之流以誑惑愚夫之耳目有能聞吾說  
而翻然自醒者乎是所翹足而望矣  
世儒流入於禪都只爲錯認了顏子

貧與天皆顏子之不幸顏子之所以爲顏子不在此  
正使顏子富而壽亦不害其爲顏子近世學者不  
勝其好高之病及門中但有貧而夭者亦不顧其  
學行何如徑拿來做了顏子如陽明之於徐愛是  
也不知顏子去聖人毫髮二千年來未見有如之



者卽黃叔度猶恐其出於標榜未敢卽信惟明道  
庶幾近之若只貪天便把作顏子則世之顏子亦  
多矣此兒童之見可發一笑者也

近日方知得個真顏子

聖門傳道顏曾而已然回也愚參也魯得力處正在  
此

有若無實若虛回也如愚不遷怒不貳過回也不愚  
回四勿參三省都只是一個敬字  
一嘆前是四勿一嘆後只是四勿一唯前是三省一

唯○後○只○是○三○省○

朱子一生只教人實落做工夫。不許懸空摹擬。所以  
諸般稔貼。

朱子善學孔子。

朱子合顏曾思孟周程張邵而爲一身。

朱子孔子而後一人。

朱子集先賢先儒之大成。

朱子宋之孔子也。

自孔子至朱子凡一千六百三十三年。

文公自少至老無時不學無在不學誠得聖賢授受之真脉讀其年譜求一毫一刻爲自家寬假之地不可得矣

論語吾十有五章是孔子學譜大學補釋格物章是朱子學譜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三綱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目是孔子學規中庸擇善固執兩綱學問思辨行五目是朱子學規

喟然嘆一章是顏子學譜啓手足一章是曾子學譜四勿是顏子學規三省是曾子學規

文、行、忠、信、四者孔子之所以教也。如時雨化成德達才、答問、私淑、艾、五者孟子之所以教也。

聖經一章是大學綱目。真西山二十二帙四十三卷。是大學衍義。論語第六章是小學綱目。朱考亭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是小學衍義。聖人之言有綱。有目。故曰經。賢人之言。綱中有目。目中有綱。綱中有綱。目中有目。故曰傳。

聖人之言如兩儀。如六合。賢人之言如二曜。五緯。如五岳。四瀆。學人之言如列宿。衆星。如千垤。百川。

若聖人果無心是聖人反廢却一官矣洪範思曰睿  
睿作聖何爲而有此言乎

逐物者不知己之重於物絕物者不知物之備於己  
異端語道必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後有所見夫既  
形槁心死矣吾不識其所見更安在哉

程子易序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道也兩儀  
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象山與朱子辨  
云二程未嘗一及無極字何其考之弗詳耶

若說孔孟微有不同不知孔孟矣若說顏曾微有不

同。不知顏曾矣。若說周程微有不同。不知周程矣。  
若說二程微有不同。不知二程矣。若說伊川晦庵  
與濂溪明道微有不同。不知四子矣。若說孔老無  
有大異。不知孔老矣。若說孟荀無有大異。不知孟  
荀矣。若說朱陸無有大異。不知朱陸矣。若說薛王  
無有大異。不知薛王矣。若說敬齋整庵與白沙陽  
明無有大異。不知諸子矣。惟真知其所以同。自知  
其所以異。真知其所以異。自知其所以同。世人未  
嘗實見其同。實見其異。實見其異而不異。同而不

同漫然而同之同。非其同。漫然而異之異。非其異。彷彿皮毛。捕捉風影。牽合傳會。圖便己私。以致角口。騰舌聚訟。無已。此深思明辨。誠有志斯道者。所不能辭其責也已。

江西頓悟永康事功。陽明兼之矣。子友蕭文超曰。未有禪而不霸。未有霸而不賊者。此言殊有見。

是陸而非朱者。不可不辨。是朱而並是陸者。不可不爲之深辨。尊禪而貶儒者。不可不辨。尊儒而實尊禪者。尤不可不爲之明辨。蓋徂執一偏之見。其惑。

世○淺○穢○稜○兩○可○之○詞○其○惑○世○深○倚○靠○依○傍○之○言○其○  
誤○人○小○閃○爍○顚○預○之○說○其○誤○人○大○也○

信○其○所○好○疑○其○所○惡○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皆○私○心○也○  
象○山○以○晦○庵○爲○意○見○陽○明○以○晦○庵○爲○支○離○初○學○不○加○  
詳○考○誤○信○爲○真○他○姑○不○論○如○象○山○辨○論○無○極○二○字○  
愈○爭○愈○激○陽○明○表○章○大○學○古○本○轉○解○轉○支○以○予○觀○  
之○莫○意○見○於○象○山○莫○支○離○於○陽○明○矣○

有○人○曰○儒○是○而○禪○非○禪○者○不○受○也○有○人○曰○禪○是○而○儒○  
非○儒○者○有○受○乎○有○人○曰○儒○非○而○禪○亦○非○禪○者○將○必○



辨也有人曰儒是而禪亦是儒者能無辨乎

孔子惡鄉愿孟子距楊墨程子闢佛老朱子非象山  
羅子詆姚江從古聖賢嚴似是之辨都是一副心  
腸一般手段

昔之儒只要闢佛老今之儒只要佞佛老昔之儒只  
要明二氏之異今之儒只要明三教之同

不及者猶或宜進步太過者斷不宜轉頭蓋好高慕  
遠世人之常情一意所向長往不回雖流於異類  
弗顧矣哀哉

猶不裁不失爲猶介狂不裁便成了狂禪滔滔者今日皆是也而誰與裁之。

今人說著聖賢正論便搖頭不許曰此是舊話是常套笑爲依傍門戶爲勦襲窠臼爲隨人脚跟爲拾人口唾必要自己另開一個生面另揭一個宗旨懸空杜撰出一種無根無據的話頭流傳布散於天壤之間使全不知學者驚愕艷美於其說而天下之名於焉歸之噫這個念頭這種舉動以之沽名釣利則可拿來講學明道聖賢其許之乎然此

風已久牢不可破日新月異相爲雄長道術學術  
安得不千門百戶安得不千蹊萬徑殊不知思孟  
之學只是孔顏舊話孔顏常套程朱之學只是孔  
孟舊話孔孟常套薛胡之學只是程朱舊話程朱  
常套若求新便失却故立異便畔了同可勿戒哉  
學者能除却好新喜異的心這道也不難明

天下真非不足以亂是而似是始足以亂是如濁不  
足以亂清而似清足以亂清似清者不清不濁清  
濁之間也好不足以亂忠而似忠足以亂忠似忠

者不忠不奸忠奸之間也如陸不足以亂朱而似  
朱足以亂朱似朱者不朱不陸朱陸之間也王不  
足以亂薛而似薛足以亂薛似薛者不薛不王薛  
王之間也不清不濁不忠不奸是名節中鄉愿不  
朱不陸不薛不王是學術中鄉愿

聖賢嚴王伯之辨以伯之近王也惟近王故足以亂  
王嚴儒佛之辨以佛之近儒也惟近儒故足以亂  
儒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只說異端未曾指出何

人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鄉愿、德之賊也、由二說觀之、孔子之所謂異端、亦可想而知矣、

儒佛二家總只差一理字、儒者曰、形而上、形而下、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皆指理而言也、佛者曰、色非色、空非空、生生滅滅、不生不滅、皆指無理而言也、吾儒只是有佛家只是無、吾儒只是有理、佛家只是無理、有理故無欲、無理故有欲、有欲故無理、無欲故有理、儒佛之別如是而已、

禪家說他大自在。其實在嘮嘮場中說他大解脫。其實在葛藤窩裏。人惟欲淨。故心寧。亦惟理明。則性定。禪家能寡欲乎。能窮理乎。既不能去欲而存理。則所謂自在。所謂解脫。只是一味斷滅。一味播弄而已。豈所語於聖賢定靜安慮之妙哉。

顏子四個勿字。是禁止這心。不到人欲上去。吾儒閑邪存誠工夫。告子兩個勿字。是遏住這心。不到天理上去。異學絕聖棄智宗旨。

周子太極圖。程子定性書。今人把作楞嚴法華解了。

橫渠東銘正是四勿註脚學者亦安可忽諸

東銘克己之實事

吾儒之學惟其義而已二氏之學惟其利而已

須知孟子本是靜重簡嘿之人今日距楊墨明日闢  
告許辨論衍衍迄無寧日豈好勞哉時爲之也朱  
子之在淳熙也亦然當年闢五宗之狂禪訂百家  
之訛舛殫力竭精舌敝穎禿豈得已哉亦時爲之  
也當今日而有衛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吾不  
得而見之矣

孟子之在戰國。戰國之幸。而孟子之不幸也。孟子之不幸。而天下萬世之幸也。知孟子則知朱子矣。空字實字。最要看得明白。試問空是空個甚麼。實是實個甚麼。蓋空是空。此理不在別上說。空實是實。此理不在別上講。實天地間形上形下有物有則。只是一團實理。吾儒成己成物。配天配地。盡性至命也。只是這一點實理。仙家一味要葆形骸。固精氣。自私自利。是一國人欲無這天理。佛家一味要認靈明。弄精魂。不生不滅。是一國人欲無這天理。



乃至諸子百家一切支離偏曲龐雜泛濫之說皆是人欲爲主所少的是這天理下而至於流俗庸衆醉生夢死恣情縱欲並不知天理二字爲何物合筭下來惟有吾儒是實實者實有此理也仙家也是空佛家也是空諸子百家也是空流俗庸衆也是空空者空去此理也學者認得這空字實字透便知道惟吾儒是實其餘都是空吾儒空欲不空理其餘空理不空欲一實一空一理一欲聖賢庸衆二氏百家盡判於此矣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而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又曰、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晧爾、故不必

深與之辨。朱子此言爲象山而發也。然後世之爲  
象山者。豈少哉。使朱子見之。當不知若何流連。若  
何太息矣。

待之一言。誤人終身。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竟  
無學之期矣。古人所以惜寸陰也。

勉其所未能。白不矜其所已能。

閑修日密。則美譽日彰。虛望日隆。則實行日損。

有云學焉而不達者。陋也。有云不學而自達者。妄也。  
天下無學而不達之理。亦無不學而達之理。真正。

下學便是上達了。

不可全無師友。亦不可全靠師友。

靳氏以三品槩士學者。當自居何等。

日用常行。井然而不紊。秩然而可觀。天下文章莫大。

乎是矣。何必托諸言辭。著爲竹冊。而後謂之文也。

聖人立言。明白顯易。發明義理而止。聖人之文。卽聖

人之行也。世儒屑屑於詞章之末。判道與文爲二。

何耶。

無父無君。等於禽獸。避兄離母。比於蚘蟪。蓋倫理有。

矜雖特操。喻行亦不足以贖罪之萬一也。

士君子進退係家國安危。出處關世運隆替。可不慎與。

責難陳善恭也。糾謬繩愆敬也。唯諾阿順奔走趨承。乃妾婦之行。僕隸之役。而世俗之所謂恭敬也。古之賢士人富貴他不得。故亦貧賤他不得。

聖賢亦非愛貧賤而惡富貴也。顧其合義與否。爾如其道則保之。而弗失。非其道則辭之。而不處。

伊尹之視一介。與視千駟。無以異理。無大小故也。

孔子是磨不磷涅不淄的孔子故仕止久速無所不可孟子是無官守無言責的孟子故去留進退綽綽有餘往佛肸見南子有孔子之道則可無孔子之道則枉也受兼金宿晝邑有孟子之道則可無孟子之道則貪也

孔子答彌子答陽貨孟子弔滕國弔公行皆是君子待小人的樣子

孟子初見惠王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開口便說錯了再見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舉目便

看差了孟子一則明義利之關畫出一個理安欲  
危的光景來一則論聖狂之別寫出一個仁與暴  
亡的榜樣來立譚之間痛切敷陳公私善惡之界  
存亡治忽之幾和盤托出十字打開可謂忠告直  
諒之至矣然而惠王不能用也試看孟子當日何  
嘗有戰國時君在其目中直是壁立千仞俯視一  
切浩然剛大之氣亦可想見一斑矣  
七篇之中論心性則曰善而二氏百家之紛爭息矣  
論事功則曰王而五伯七雄之假托黜矣無非遏

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將滅。一片維世苦心救世婆心。宛然可見。韓愈謂其功不在禹下。予亦謂其德不在孔下。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一聖一賢。分明將濟世心腸。極口說出。而當世侯王。無有能信而用之者。春秋戰國之不得返而爲唐虞三代也。天也。



周末時公卿大夫留心講學者已不多得孔子時止得一蘧伯玉孟子時止得一滕文公自餘則未之槩見也。勢利之足以移人有如此。

顧涇陽曰孟子齊人一章是求字行狀予曰孟子戴盈之一章是竊字行狀。

問立志曰不降其志。問守身曰不辱其身。爲聖爲賢方是不辱其身。方是不辱其親。原思辭祿一節是夫子裁狷者法子。原壤夷俟一節是夫子裁狂者法子。

堯舜爲父而有朱均。腹鯨爲父而有舜禹。人品之不  
係於世類也明矣。

氣節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氣節者。功  
業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功業者。文  
章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文章者。三  
者從理學中流出。自然成就得大。否則祇緒餘爾。  
末節爾。何足道哉。

聖人窮神達化。察往知來。惟斷之以理而已。易曰。知  
幾其神。中庸曰。至誠如神。豈後世識緯占候術家。

射覆觀梅一切鄙俚妄誕之說耶

君子淬金之礪○小人亦攻玉之石○君子吾之楷模○小人亦吾之盤鑑○

滿則覆○盈則虧○窮則變○君子宜知所以自處矣○

祭不可僭○僭則亂○不可濫○濫則惑○不可瀆○瀆則褻○

燔黍捭豚之不得不爲犧牲俎豆也○污尊抔飲之不

得不爲黍醖清酒也○黃桴土鼓之不得不爲琴瑟

管磬也○勢也○勢之所趨○雖聖人亦無可如何○但聖

人能斟酌損益○俾不至於極重難返爾○

至公無私。至正無偏。則是非明而好惡當。

爲久遠之謀者。必不規目前之利。計旦夕之效者。適以重後日之憂。

賞罰不中。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知之明。用之當。斯無棄人矣。

我可疑而後人疑之。我可欺而後人欺之。君子惟必其在我之無可疑。無可欺而已。亦不能必人之必不我疑。必不我欺也。

君以天之聰明爲聰明。天以民之視聽爲視聽。順天

理則恆人情合人心。卽當天意。如賞曰天命。罰曰天討。爵與衆共。戮與衆棄。大權大法。人主亦不得而私之也。

喜其順已。怒其拂已。非喜怒之正也。好其同已。惡其異已。非好惡之真也。惟克已則皆中節矣。

圖書卦畫曆律干支。皆造化自然之理數。異世而同符者也。世儒牽合穿鑿。轉相傳會。悖謬甚矣。術家剽竊其說。妄譚休咎。旁引物情。曲指事類。其惑世誣民。爲風俗人心害。豈眇小哉。

伊川先生曰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  
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然則爲龍虎松栢之術者  
不亦勞而罔功與而溺於其說者每不之悟亦可  
哀也

國家不可一日無賞罰宇宙不可一日無是非一日  
無賞罰便不成國家一日無是非便不成宇宙  
事無鉅細皆有當然之則爲政者惟付之當然而已  
不與則處置合宜矣

居官無不廉不愼不公不勤之理既是理上合該的

便是分內應做的。分內之事。拿來驕世傲物。反爲識者所鄙矣。

且問世間那一件不是分內事。人生在世。能勾做得幾件事出來。看來只有歉於分量之處。斷無及於分量之處。所以從古聖賢。惟屢終身之憂而已。卑污者。以勢利驕人。矯亢者。以氣岸驕人。浮薄者。以詞章驕人。狡黠者。以材幹驕人。凡今之人。惟驕而已。

朝廷令甲爲中人以下。而設蓋賢智之人。兢兢循理。

何至有作姦犯科之事。若中人以下。可善可惡。則視乎其教矣。惟上有德政以導之。下有風俗以維之。漸靡誘掖。天下亦自無不可轉移改易之人。此三代之所以化行而俗美也。若夫令下而從之者寡。法立而犯之者衆。乃是居上者爲之不得其方。行之未盡其誠。群焉視爲故事。習爲虛文。徒有張弛文告之煩。而卒無補於世道人心之實爾。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其權在上。不在下。在朝廷。不在四方。斷斷如是。不可誣也。



若舉世皆知善爲本有而爲之惡爲本無而不爲則  
教亦不必設而法亦不必立矣然而不能也法立  
則人知善可爲而爲之惡不可爲而不爲教行則  
人知善當爲而自爲之惡不當爲而自不爲法者  
禁其所本無而教者復其所本有教者倡導於未  
然而法者遏止於已然教以經之法以緯之教以  
綱之法以紀之久之不令而教行不教而民化群  
遊於太和宇宙之中矣

在上爲教在下爲學所教非其所學教可知矣所學

下學堂記卷之二  
非其所教學可知矣

清心寡欲何事不辦

天理人情聖學王道名教國法原是一物一事

下學堂創記卷之二終

下學堂劄記卷之三

孝昌熊賜履著

周公朝讀百篇。孔子韋編三絕。試看大聖人是何等  
樣讀書。

知而不行。便是侮聖人之言。

今人不肯耐煩。去窮理。硬將格物二字解向別處去。  
真是強聖賢從自己認。便利作究竟。到頭有甚結  
果。

顏子簞食。子路糲袍。聖人並極稱許。安貧豈是細事。

今人讀書也只爲科名著書也只爲科名雖汗牛充棟何補於身心之實吾見其鷄鳴而起孜孜爲利而已。

凡行已在清濁之間乃濁而不清者也。立身在邪正之間乃邪而不正者也不清不濁其實是濁不正不邪其實是邪造物無不陰不陽之時人心無不善不惡之理。模稜兩端徒事掩飾爾。

正人講學邪人禁學盛世講學衰世禁學。

大河橫流厥有砥柱。大火鑠金清風冷然世間安得。

有此人。

魏莊渠曰：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此言可爲居官律已之戒。

不怨不尤，要在失意時看；不驕不侈，要在得意時看；不愧不忤，要在衾影處看；不流不倚，要在黨類處看；不援要看他事上，不陵要看他接下，不貪要看他臨財，不奪要看他臨難，在聖賢可信之平日，在中材必試之臨時，在上智惟視其大端，在下學須覘其末節。此觀人之法，亦省已之道也。

初學不難於千駟而難於一介。不難於萬鍾而難於一豆。不難於白晝而難於昏夜。不難於大廷而難於暗室。真正爲己者。先從難處下手。實處立脚。細密處加意。幽隱處著力。自微而顯。由小而大。久之表裏精粗打成一片。無有走作矣。

對得妻孥。便對得君父。對得僮僕。便對得師友。對得黑夜。便對得青天。對得屋漏。便對得大廷。不是兩項勾當。

呂文簡公曰。志在榮身者。未必能榮其身。志在榮名。

者未必能榮其名故君子以正心爲本務實爲要  
千虛不敵一實千邪不敵一正

君子以聖賢自期不以聖賢自居小人以聖賢自居  
不以聖賢自期君子以聖賢望人不以聖賢責人  
小人以聖賢責人不以聖賢望人君子公小人私  
君子恕小人刻惟其公是以恕惟其私是以刻也  
君子與人爲善故成人之美小人與人同惡故忌人  
之善

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學堂語 卷之三  
改是吾憂也。孔子之所憂如此。今人之所憂何其  
與孔子異也。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  
在其中矣。孔子之所樂如此。今人之所樂。又何其  
與孔子異也。能憂孔子之憂。則能樂孔子之樂。能  
樂孔子之樂。則能憂孔子之憂。先儒欲學者尋孔  
顏樂處。子意欲學者尋孔顏憂處。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二語是仲尼日月也。的注



脚○

由萌蘖而干霄○有本故也○否則立見其槁矣○由涓流而放海○有源故也○否則立見其涸矣○

善人○天地之紀也○小人多方摧折○必不使容於天地之間○亦不仁甚矣○

小人妨賢病國○從古一轍○病國之罪○十世不宥○妨賢之罪○百世不宥○

大○行○不○加○以○有○大○行○之○理○窮○居○不○損○以○有○窮○居○之○理○理○上○合○當○大○行○何○加○之○有○理○上○合○当○窮○居○何○損○之○

有

庸醫戕人生。庸師戕人性。

萬善只是箇誠敬。萬惡只是箇不誠敬。

二千年一箇孔子。生平言動見諸載籍者。不知經幾許人考究。幾許人品評。宜若有定議矣。乃至今聖人年歲履歷求之羣書。訛誤甚多。傳疑不一。則自餘人物傳記史冊所書者。顧又可盡信耶。

只一孔子。至今尚不得箇真年譜。學者何易言博學。孔子墮三都。却萊兵。自是聖人舉動無可疑者。惟誅

少正卯一事不見之春秋左國諸書太史公止據荀子之言載入世家先儒頗疑其妄但太史公去春秋世不遠當時必有所見猶或可信若商羊獢實獢羊怪專車骨等事勿論未必有就令有之不過侈稱弘博與張華郭璞等爾亦何關聖人之大自可闕而弗錄毋爲好異小儒借口時著學統編次聖賢紀傳偶記於此

大抵聖賢言行往往爲當世好事者所假托不特莊列及諸雜書所載讀之可笑卽經傳著有明文就

中矛盾者亦不一。學者生數千年之後，焉能起古人而親問之，無已，惟取其近似可信者而已。

徐幹曰：身沒道存，謂之不朽。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令德之謂也。仁者壽，豈不信哉！此論可以解世俗之惑。

曾子名參，字子輿。據取子輿之意，則參音七南反，爲是。所金反爲非。

說文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何則？生

而善教也。然則人生長於聖賢之門，何其幸哉！  
班氏古今人表，列曾子於上下等，是猶之以仲尼爲  
中賢之見也。噫，何其陋與！

高氏子略曰：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  
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  
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員，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  
十九，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  
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與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  
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方正學曰：曾子十篇，

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昏近諸色而觀其不渝飲食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由二子之言觀之則所謂曾子書誠哉其未可盡信也豈獨曾子書秦火之後一切載籍皆然此可爲知者道爾

徐幹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陸賈曰曾子孝於父

母昏定晨省調寒暑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美德重於後世二子亦可謂知言

宋潛溪曰曾參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予謂古人著述多在晚年以孔子之聖六十有八自衛反魯方刪定六籍可知曾子早年不爲也非不能也

孔子生於魯而不能救魯之衰久於衛而不能弭衛

之亂蓋不幸不用於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已閉心矣何閉門乎善哉公儀休之言也

孟子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夫必待

人而後安抑已危矣嗚乎此亦衰世之事也

哀公之於孔子穆公之於子思敬禮之而已終不能

用也魯之日削也又奚怪焉

與中人以上言則曰寧爲真士夫母爲假道學與中

人以下言則曰寧爲僞君子母爲真小人



聞人片善如萬箭鑽心甚矣小人之不仁也

罪莫大於妨賢病國功莫大於薦賢爲國

孔子生平諄諄於君子小人之辨聖人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也

聞惡則信聞善則疑是何等肺腸逢之則喜拂之則怒是何等情狀若不幸而遇斯人感化不能承奉不可惟有謹避之而已

捐者有所不爲鄙夫無所不至

詳考傳記所載孟子距子思年歲不能相逮史記云

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馬遷去周末遠其言可據孔叢子所載思孟問答之語多屬附會之辭而涑水司馬氏編入通鑑何耶

孔子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然則未有由之先惡言不能不入於耳矣又曰自吾有回而弟子日益親然則未有回之先弟子未必日親矣以孔子之聖當三代之時世道尚且如此何況輓近馮道若不永年其醜態尚不如是之甚年愈永遺臭愈無窮彼猶自以爲得意號爲長樂老豈不哀哉

危太樸對明太祖自稱老臣危素尚謂之有恥心耶。  
太祖令守余闕廟其於斧鉞之加矣。

劉產冲曰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  
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然  
大聖大賢不世出後世是非賢否惟折衷於聖賢  
之理庶幾不至差謬爾。

鶴林玉露曰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肝此  
語煞有味。

春秋成而亂賊懼七篇作而楊墨息孔孟所以功在

萬世也。

許行托於神農之言作書二十篇大約言農業也。

叔亢毀仲尼曾何傷於仲尼哉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也。

聖門賢如子路於師說尚有信不及處何況子禽武叔之輩哉。

趙清獻以人言疑周濂溪久乃信之陳忠肅不知有程伯淳以范淳夫始知之知己之難如此。

按周子通書本名易通疑六十四卦皆有其說今考

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傅伯成嘗有書謝其所寄姤同人說亦不可復見蓋其書之散逸甚多而今之通書委非當日之全本矣。

明道不著書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二先生皆有深意。

明道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伊川易傳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學者何易言著述也。

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又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蓋古人不輕著述故有則必傳今後生小子纔有一知半解便捉筆立言無怪乎其徒以糊篋覆瓿枉費心思於無用之地也

蘇東坡以伊川爲奸劉三傑以考亭爲僞爲逆三傑本無知東坡文士也而亦無忌憚至此

孔文仲劾伊川沈繼祖劾晦菴可謂極其醜詆矣後

來公論何如真是小人枉做了小人

李微之名教干城也有功斯道不淺

韓侂胄沈繼祖爲害於考亭小陸子靜王伯安爲害於考亭大

論語載閔子騫辭費宰閔子之不臣季氏甚明家語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殆當時記者之誤也史記稱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太史公去古未遠宜有所據然太史公誣宰我以從叛傳子貢以貨殖則未免毀損其真矣

春秋戰國時遊譚裨闔之士往往誣聖賢以自便。其言荒唐嫫嫫至不忍見聞。子與氏稍爲辨其一二。其餘散見於雜乘者尚多。漢儒弗加深考。輒筆之史傳。承訛襲誤。莫知是正。自家語戴記諸書已多失真。而孔叢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論衡說苑及馬班之書爲甚。學者所宜著眼。無爲所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最是學者讀書之法。有若似孔子非以其貌也。後世圖七十二賢像有若與仲尼略等。豈不可笑。乃知太史公誤人不淺。



朱子論韓昌黎曰。退之雖是見得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卽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論歐陽永叔曰。歐公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會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飲

酒戲謔度日觀文公評韓歐之言學者全是日用  
做工夫要緊文章事功其末也歟

朱子曰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  
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  
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  
所以如此可見學者若無十分真本領只靠皮毛  
上略綽些須便要丟開異端亦可謂不度德量力  
者也

韓文公令陽山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守潮州能馴

鯢魚之暴、湖人至今有韓山、韓水、韓木之稱。非誠意感人而能如是乎。

范文正自謂生平無怨惡於一人。司馬文正自謂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卽此可想見二公忠厚正直、光明洞達底氣象。

溫公神道碑云、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然則必如溫公而後可以言爲文。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誠無

愧安樂先生矣

史稱楊子雲少嗜欲。不愛富貴。顧頗好詞賦。夫詞賦。文章之富貴者也。天下豈有溺詞章而淡榮利者哉。卒爲莽大夫著美新論。生平本色盡露矣。故學者必以存理遏欲爲本。

狄梁公何嘗不爲斗南一人。人亦顧自立。何如爾時與地烏得而限之。

古人震驚不喪。只是平日養勝。自能如此。若待臨時。強制便做得來也。風吹草動。決不稔貼。

不動心乃是內重外輕不爲事物所勝一爲所勝卽不能不動矣然非平時見得明透守得堅定亦不能不爲事物所勝此孟子之知言養氣爲學者切要工夫也。

人心一足處處皆安樂窩也不然焉往而不得陷阱荆棘哉。

陶靖節豈讀書不求解者李延平豈不著書作文者所重在風節行誼不欲以此見長爾而固陋人往往以之借口則可笑也。

大都古人多是自謙自責不得已而後爲自任之辭、如淵明云讀書不求甚解、自謙辭也。明道云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自責辭也。後人不察、都認以爲真。然則孔子之何有於我、則吾豈敢、丘未能一等語、豈皆自道其實耶。

李延平未嘗著書作文、薛敬軒未嘗開堂授徒、何害其爲一代大儒。可見學問之道、端貴自得。爾豈必蹈襲陳跡、依傍古人、鑑無易面之能、無見醜之罪、

醜人惡鑑非鑑之罪也。一返觀焉，斯無惡於鑑矣。王振之於文清，始也以三楊之薦而特用之，繼也以其不附已而欲殺之，終也以老僕之言而卒救出之。振雖肆毒，猶幸有此一轉，使遇魏瑄。文清之禍，豈必滅於楊左耶？故忠賢惡浮於王振，楊左禍烈於文清，有幸不幸焉爾。

文清旣致仕歸，李文達當國，頻以書寄文清，始終不荅。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書問，亦不荅。某亦不必荅也。竊謂士大夫雖身離國門，

學堂錄言卷之三  
廟堂僚友亦義不忍忘。安有一旦隔絕至音問不通之理。或公或私。若在所宜答。亦何嫌何疑。而靳於一紙耶。此在前輩必有所見。非後學之所及知也。

三楊不申救文清。文清不申救忠肅。予不能無疑議焉。

文清在內閣。太監生辰。同列約相賀。文清遽稱腹痛。而出。夫以文清重望。竟不同往。可也。奚必稱腹痛哉。稱腹痛。是托疾也。文清平日何等節概。恐未必



出此此必記者之誤。

傳稱文清出部行至中途絕糧。子淳愠言曰：人家好  
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云云。夫淳縱不肖，以  
文清之庭訓，豈不能少變其氣質之偏，何至出言  
粗野不遜如此。此亦必記者之誤。

予嘗曰：書潤屋，德潤身。何貧之足憂，及讀敬齋集，亦  
有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之語，喜其所見之同，  
因筆之。

寡過非爲小人也。而與小人處，則益加謹焉。然則小

人非他山之助乎

色厲內在、小人也、無非無刺、鄉愿也、患得患失、鄙夫也、三樣頭面、却是一副肚腸、論語連編此三章、亦有深意

杜元凱左傳癖、與王濟馬癖、和嶠錢癖、無異、所謂玩物喪志也

心好諸般、不好也好、心不好諸般、好也不好、世人諸般都要好、只心不要好、是之謂不知類

許白雲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

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予意亦然

王會之初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旣而曰長嘯亦非持敬之道遂改號魯齋觀此一節會之用功可謂收斂切實學者所當取法也

天地間惟無知底人最可怕人一無知甚樣事做不出便是亂臣賊子極惡窮兇也都只爲他無知聖賢千言萬語都只要化誨這般人君相千辛萬苦都只要安頓這般人

子最喜聽漁歌讀田家詩共樵牧人語亦生來一癖也

儒佛關頭未會透過終被釋迦老子踏在脚底下去無聲無臭就在天命上講不識不知就在帝則上講無思無爲就在體用上講不學不慮就在知能上講吾儒之說也離却天命只講無聲無臭離却帝則只講不識不知離却體用只講無思無爲離却知能只講不學不慮異端之見也

陽明未嘗求異於佛世儒代爲之求同於儒蓋陽明

不知佛之不同於儒而謂其同世儒不知陽明之  
不異於佛而謂其異也

卽物窮理踐形盡性儒者也問聲悟道見色明心佛  
氏也

吾儒只不要有惡念頭禪家並不要有善念頭不要  
有惡念頭這便是善念頭不要有善念頭這便是  
惡念頭

心之精神是謂聖決非孔子之言楊慈湖以爲此聖  
人至言記論語者不知載入蓋慈湖特以精神之

說與佛家精魂靈明相近故取之爾子觀六經之

言與此絕不相似其爲假托無疑

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者也如云無善無惡  
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  
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  
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  
江之徒之謬也

朱子曰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  
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

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又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如此可不畏哉

如解攻乎異端爲攻擊閑先聖之道爲閑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自姚江而後都是這般見解一部釋藏其大指不過無善無惡而已我故曰告子陽明皆禪宗也

指月錄五燈會元等書一言以蔽之曰不思善不思

惡

子思曰率性之謂道。荀卿曰率性之謂惡。

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夫以孟子道性善爲贊嘆之詞此不足深辨如曰中曰一中與一卽善之別



名所謂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非善而何二子之言抑何自相矛盾也。

孟子言必稱堯舜所願則學孔子可謂正矣醇矣此所以異於荀楊之徒與。

陳止齋曰子思之言性言乎性之所自來也孟子之言性言乎性之所固有也荀子論情非論性也楊雄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修性之說滅情之論無怪乎後世之紛紛也予按此說近之。但以荀子爲論情則非也。孟子道性善正在情上。

學堂答問卷之三  
見天下豈有情惡而性善者哉。性情一也。荀子不知性正坐。不知情爾。

當正學不明衆言淆亂之際。時無真正大儒出乎其間。似是而非之說紛紛熒惑。既無所折衷。而時君庸宰好尚偏僻。則邪說易售。奸人更易得志。是非之公好惡之正。尤難措語。以故支流曲學。往往以名高徒衆。其道大行。甚至竄入孔庭。儼然俎豆。迨事久論定。然後議罷其所失已多矣。而淺衷褊見之子。猶以謂某某既入孔廟。未可輕議。吁。是何言。

也○荀○況○楊○雄○賈○逵○郭○弼○杜○預○之○徒○非○孔○廟○中○人○耶○  
後○來○之○公○論○何○如○也○且○如○孔○墨○荀○孟○同○辭○並○稱○者○  
千○有○餘○年○至○濂○洛○諸○君○子○出○而○其○途○始○分○其○名○始○  
正○若○第○以○徽○倖○一○旦○涸○廁○兩○廡○之○席○而○遂○欲○指○千○  
百○世○學○士○之○口○豈○理○也○哉○

果○同○耶○不○辨○可○也○然○而○未○敢○以○爲○同○也○果○不○同○耶○將○  
孰○是○而○孰○非○也○卽○欲○不○辨○不○可○得○矣○

天○下○無○兩○是○之○理○何○獨○至○於○學○術○而○疑○之○  
君○子○小○人○無○調○停○之○理○正○學○邪○教○無○渾○同○之○理○所○謂○

薰○稽○不○同○藏○堯○桀○不○共○治○也○

孟子只是要辨告子只是勿求若以辨論爲非則告子賢於孟子遠矣

吾儒之於二氏歸則受之叛則距之徇狂則治之大聖人作用都如此否則洪水猛獸之禍立見矣

而今縱不能燬淫祠焚老釋書悉令海內僧道歸農只且停給度牒禁止簪剃有違者罪之仍勒令還俗不五六十年緇黃之徒自消滅殆盡宛然一唐虞三代世界矣前代亦有建白及此者時君皆不

能○行○其○實○此○事○甚○順○易○不○知○何○憚○而○不○爲○也○

若○論○真○能○識○字○古○今○惟○孔○子○一○人○

告○子○本○不○曾○出○頭○得○陽○明○方○長○得○聲○價○所○謂○後○世○之○  
子○雲○也○

陽○明○是○告○子○大○知○已○卓○吾○是○馮○道○大○知○已○

陽○明○之○於○聖○學○只○是○胡○說○亂○道○而○已○

陽○明○之○學○總○是○懸○空○杜○撰○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陽○  
明○是○也○

陽○明○荅○羅○整○菴○書○有○云○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

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嗟乎。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亦惡容委曲調停於其間耶。天下之大。豈無有能讀朱子之書。悉究其本末者。陽明未嘗深思詳考。而率易立說。是不知而作也。是欺已欺人也。一遇明眼人。則支吾閃爍。都不成說話。論學何如事。而鹵莽若

此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況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又安有所不忍與有所不得已也哉。吾誠不能解於陽明之說矣。

陽明之徒尊佛而卑聖。至謂孔子是纏頭佛。佛乃是上聖人。可謂在病喪心者矣。

清談實宗老莊。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然則非老莊之罪。而孔孟之罪耶。

崔浩號稱博學。觀其上書證寇謙之之說。其爲不通。

又孰甚焉

王欽若吾無責焉爾矣。以王子明之賢。猶附和天書。以逢君固位。上下習爲誣罔。不顧天下人非笑士大夫利心未除。便無所不至。可勿戒哉。

韓歐雖闢佛。却全不知佛。程朱之論正矣。亦未嘗深求之也。

李德遠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後來姚江一派口吻。都是如此。

佛家曰。千休千處得。一了一切妙。白沙曰。千休千處。



得一念一心持白沙分明是禪高忠憲反有取於其言何也

陽明臨終曰此心光明更復何言非和尚偈語而何弄精魂坐禪定參話頭關機鋒裝模作樣大驚小怪藏頭露尾閃倏幻妄釋子千態萬狀只是設已設人

吾儒只是箇實釋氏只是箇空吾儒只是箇有釋氏只是箇無儒釋之辨數言可盡予前三十年看得是如此而今看來仍是如此康熙甲子六月六日

晨起敬書時學統書成子年五十矣

下學堂制已卷之三終

跋

愚齋先生著書明道凡數十萬言力  
不能全刻行世而士之有志者望先  
生之宮牆皇皇然若有所求而未得  
先生善之于是先刻其閑道錄及劄  
記二種以代荅問二書卷帙無多而

規模已具矣顧以余之不知學猶屬  
爲一言余謂閑道錄鎔鑄微言劄記  
獨抒心得大抵皆有不可臆測之學  
不可假借之理不可移易之識不可  
撓屈之筆而程其功效則大稱人心  
者是有三焉何則盖吾嘗疑三教之

名不知自何時始二氏之徒爲之耶  
抑吾儒中之倂子爲之耶甚無謂也  
是書出而後知天下古今之惟有一  
教也是其大稱人心者一也吾夫子  
之面目常爲人所借有若似夫子一  
借也子夏居西河使人疑于夫子一

借也此猶借之善者也至胡廣以中庸借陋矣馴至馮道以無可無不可借悖天理矣其他若武斷經典以便已私若雋不疑引春秋以證戾太子之類皆借也而是書一掃之始得見夫子之真面目其大稱人心者二也

仲尼日月也而浮雲能蔽之夫日月  
至高浮雲出其下烏能蔽之哉蓋是  
浮雲也上之雖不能礙日月而下之  
能使橫目之民不得覩日月之光故  
可恨也今也舉目覩日月即舉目覩  
仲尼其爲大稱人心者三也三者得

而吾道尊厥功豈細哉吾爲正告來  
學而一切同中之異毫釐千里之辯  
舉在其中先生之數十萬言可以嗣  
出矣同里七十五叟杜濬拜書其後